張楊不張揚？

——從現實中走來的第六代導演

中國第六代導演人是獨立電影人，講究小人物的冷暖、人性深處、獨立精神與批判性，是內地影院不能上映，上映也沒觀眾的「地下電影」，卻在國際高級別影展中大獲獎項。張楊就是其中代表，他與王小帥、賈樟柯齊名，是最早獲得國際認同的中國第六代導演，經歷內地拍片最困難時期。他十多部影片可圈可點，如《洗澡》發行50多個國家，在中國電影史中史無前例，如《飛越老人院》為今年法國等多個國家的電影節開幕片，並為第25屆東京國際電影節「亞洲之風審查員特別獎」……看到張楊，就看到中國電影市場的發展現狀。

■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霍蓉

見到張楊，他很隨和，不是觀眾期待的尖銳、苛刻、憤怒。他的生活就是他的電影，低調，樸實。他沒架子，生活平靜如水，和平凡人一樣走親訪友……聯繫他時，他和筆者有同感，如果是在城市，如果是在片場，如果在某種特定的情景中，去讓人了解，談論經過準備的東西，會有粉飾、誤讀、誇張，帶着某種情感去說，目的性太強，不一定能看人的平常心，畢竟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」。平常心，是他們這代人選擇電影角度最重要的一點。只有在生活中，不經意間流露出的細節，沒法掩飾的內容，才是他們的本性。有了本性，才能看到他們做電影的最初目的。

「師傅，麻煩開到對面的碼頭」洱海那邊是張楊的「歸墅」，看落日最好的地方，和他北京的房一樣，朝西，為的就是可以看到落日，看着無數落日他寫了《洗澡》、《向日葵》、《落葉歸根》……還有上映時，影院裡只有六位觀眾，觀眾說買了張「坑爹」的電影票，怪咖「里程碑」式的國產電影《飛越老人院》。這部匯聚新中國影史裡最著名的老藝術家的影片，講述老人院老人集體逃離圈養生活，被選為2013巴黎影像藝術中心中國城市電影展的開幕影片，影片結束時，現場500多名觀眾全體起立，為它熱烈鼓掌6分鐘。張楊看來，電影「不需要人人都認可，看到有理解你的觀眾，他們是知己，電影是為他們拍的。」

如果不是考慮到審批，內地演員賈宏聲真人出演，講述自己吸毒史的影片《昨天》，將會是他第一部電影，儘管賈宏聲已在2010年自殺。可這部獲得曼谷國際電影節最佳電影「金翼獎」的「中國最勇敢的電影」，在影迷看來，有它才覺得自己活着。

張楊電影「寫作的零度」

要看到現實是什麼，張楊不喜歡重複，基本上他不會把一個觀點翻來覆去，他看來，很多東西都有自然而然的狀態，會自己說話。於是「冷靜、冷漠、冷戰」成了張楊的電影特點。加上，戲裡常有外形像他的角色，不做兒子便是父親，《洗澡》中的大明，《無人駕駛》中的王搖，《愛情麻辣燙》裡的建強，都面臨親人失去。不僅如此，還有《向日葵》裡的信件，父子的追打，他把自己表現在裡面了，他看來「自己親身體驗、經歷的感受最有生命力」。

和他接觸的幾天，他真實的生活就像他的電影，簡單、真誠、不偽善。如果沒有聚會，日子很「素淡」，也非常安靜，靜靜地看海，靜靜地發呆。「靜」、「素淡」也成了他電影畫面的色彩，以微妙的情感點綴說事，「演員不要太做」消磨內心，很專注，或者被現狀折磨得呆滯、木訥、從容。這種沒有心機，沒有企圖的張式演繹方式，也就是，羅蘭巴特「寫作的零度」。

《愛情麻辣燙》是張楊處女作，為上世紀90年代末，滾石國際集團首次跨海投資的內地電影，成本新台幣1千萬，創造1億2千萬票房奇跡。為當年《鐵達尼號》上映內地，唯一和它做足12個月的電影，獲長春電影節最佳影片、百花獎最佳影片提名、最佳導演處女作等。

電影《洗澡》發行50多個國家，獲得多倫多國際電影節評委會大獎、西班牙聖塞巴蒂斯安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、希臘德塞隆尼基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、荷蘭鹿特丹國際電影節觀眾最受歡迎影片獎、曼谷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「金翼獎」等多個獎項。《向日葵》用時3年，為西班牙聖塞巴蒂斯安電影節最佳導演獎、最佳攝影獎。《落葉歸根》獲柏林電影節全景單元普通評審團大獎，內地喜劇明星趙本山主演，根據真實報道「民工把同伴屍體背回家鄉」新聞改編而成，「背屍」是電影主題。

電影，就是他的「Golden God」。通過電影，解讀今天的中國人怎麼生活，想些什麼，現代人觀念是什麼，人的變化是什麼。表現中國城市面貌，反應中國城市問題與變遷。就是他電影的最初目的。

■《春天來了》微電影劇本

■《生活在別處》微電影裡的流浪僧人

■《春天來了》微電影拍攝會議現場

■《飛越老人院》劇照 崢嶸 攝

張楊眼中的小人物

沒有避諱地看到張楊怎麼聊天，做飯的程序，怎麼和他人相處通電話、吃飯、散步。他就這樣子生活，才會有他電影中「普通人的視點」，不選擇英雄、名人，他們是歷史某個階段的特殊性，這就是張楊。任何人不過就是歷史長河中的滄海一粟。

張楊，在乎人與人情感的交流，在乎平等、自尊。因為，人這一輩子都在和情感打交道，情感有問題人生便有問題。人是愛情、親情、友情，各種情感裡的舞者，就看鏡子裡的自己怎麼配合。人性是複雜、美麗、危險的。小人物的情感世界，接近社會的本來面目，就是真實。消極抵抗，是大多數人對待世界的方式，大多數人是普通的，不起眼，地位和身份微不足道，面對自尊、自負、自私和需求面前，會束手無策，會無能為力，會怎麼想便怎麼做，他們行為的本能與無奈，像他電影《昨天》裡的賈宏聲，說出「所有傷心的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，將會有一個答案，順其自然」，「即使他們將要分離，他們將會有機會看到一個答案，順其自然」。

最重要的是堅持自我

所謂獨立電影人，就是自己寫劇本、自己挑演員、自己拍、自己找贊助，每個環節都自己做。所以，張楊說「做導演是一輩子的事情，每部電影都是一次很痛苦的生產，導演是非常強的體力活」，電影首先是藝術品，首先難在創作劇本的過程，《洗澡》現場發生很多變化，當時是四個故事，四個不同地方的洗澡串成一部電影，最後到只講一個故事，其他故事變成2、3分鐘的插曲。

看着這麼多的孩子學導演，張楊說，做導演是漫長的創作過程，「最重要的是堅持，忠實自己，不要忘記了做電影的原動力和自己最初的目的」。從20歲開始，30歲以後逐漸成熟，直到60，70歲。首先要能吃苦，要有探索精神和獨立思考的能力。糊裡糊塗，人云亦云是不可能去做導演的。

■張楊在與朋友的聚會中，朋友們品嚐他的土豆泥

中國沒有藝術電影的市場

十多年前，張楊他們拍電影，叫煎熬，沒有錢就得關機，資金一到就趕緊拍，拍着停了，停了又拍，一部電影得熬幾年。「藝術類題材，找投資就不容易，現在反而更難了些，中國沒有藝術電影的市場」。因為「電影算暴利職業，成了商品」。加上把影視當做產業，且不說是否合理，現在電影太商業，做的人越來越多。投資人需要賺錢，目光就會放在商業片。

「電影是文化，是藝術。不能簡單的用商品模式，按商品的方式去對待」，張楊說。歐洲「文化例外」談判中，27位歐盟商務部長用12小時會議投票支持法國，決定將文化排除在美國的自由貿易、商業談判之外，特指電影、電視、網絡媒體。他覺得：「這與中國對待電影的發展截然不同，這樣的方式是今天的中國缺少的，電影和文化和藝術沒有關係，市場再繁榮再好，電影沒有文化的本質，沒有真正的藝術本質，是最危險的」。

所以，他覺得「必須在這個時代，強調電影是文化，是藝術。必須有藝術電影的支撐，才能達到中國電影發展的平衡，一味的商業，會喪失文化的真正內涵」。就像電影《飛越老人院》，投資人知道它不能賺錢，但這樣題材應該拍，因為它記錄在獨生子女的時代下，老人該怎麼辦。

■張楊的「歸墅」是朋友們看落日的地方

中國第六代導演 從現實中走來

中國第六代導演生於上世紀60年代，主要指北京電影學院85班，他們期待的不是票房。電影以當下為主的城市，情景再現客觀存在的事物，像當代藝術中的玩世現實主義、波普藝術，表達人怎麼活、怎麼想、個人價值在哪。他們是發現問題的一代，電影裡總是提出問題。

原因是，滲入這代人血液裡的東西，很純潔，很殘忍，是浪漫也無助。他們成長在行走中的中國，成長伴隨着人權的改善。生在上世紀60年代有文革、物資緊缺；70年代的天安門事件、計劃生育、恢復高考；80年代的六四事件，西方文化點燃個人夢想「先鋒、當下、現代派」，加上弗洛伊德、蘇格拉底、泰戈爾的哲學、波德萊爾、舒婷、島子的詩歌，邁克、甲殼蟲的搖滾。他們骨子裡是約翰連儂的兒子，觸摸到「世界上最藍的一片天」。到90年代，面對改革開放的有了北京人在紐約。所有的文藝解放運動都主張自由、獨立，強調文學藝術是自由的表達，成為他們的日常生活。

第五代導演包括之前的導演人，他們的作品像美術界的鄉土現實主義，傷痕美術，是新中國成立的一代，文革的一代，上山下鄉的一代，被稱為「搞文藝的」，有戰爭，受政治拖累比較多。如張楊的父親導演張華勳，起初不希望他做導演，做醫生、律師不會被牽連。他們過往的經歷和歷史折磨，包括第五代導演對現實是迴避、排斥、不再喜歡，以致他們電影中的溫情苦澀，卻是轉向文化歷史的重要原因。

■《飛越老人院》劇照 崢嶸 攝

「反映現實不是照抄現實」。「關注個人，關注現實和個人對生活的感受感悟」，「從自我出發，電影是關注當下、記錄現實很好的手法」記錄時代、記錄人，記錄人活在此時此刻的意義，這就是第六代導演人，他們從現實中走來。